

Meta宣布重组AI部门！ 掏空硅谷闪电战内幕曝光，前员工全跑了，现员工没人挖

Meta周二宣布重组AI部门，将超级智能实验室拆成4个团队，原通用人工智能基础团队即将解散。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Meta内部围绕AI技术的动荡。

知情人士透露，预计一些AI高管将会离职，Meta还在考虑缩减整个AI部门的规模，可能包括裁减职位或将员工调至公司其他部门，因为其AI部门员工数已增至数千人，目前讨论仍在进行中，尚未就裁员做出最终决定。

Meta新AI团队已讨论将下一个AI模型“封闭化”，这将与其长期奉行的开源理念背道而驰。

知情人士称，新团队已决定放弃Meta之前的前沿模型Behemoth，并从头开始开发新模型。由于性能测试令人失望，Behemoth的发布于去年春季被推迟。

此外，Meta将从仅使用自有技术驱动其AI产品，转向积极探索使用第三方AI模型。这可能包括基于其他可免费获取的开源AI模型进行构建，或从其他公司获得闭源模型的授权。

与此同时，轰动硅谷的Meta AI人才战还在被密集曝出新料。AI管理层多次动荡的Meta正逢多事之秋，人才危机阴云密布，又被外媒扒出人才流失、文化混乱、高管内斗、考核窒息等底牌。

就连Meta刚用天价高薪挖来的AI大牛们，都被嘲是“二流AI科学家”。

风投公司SignalFire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Meta的员工保留率只有64%，是去年人才被挖角第二严重的科技巨头，仅次于谷歌。

据Meta内部员工透露，Meta各部门内斗严重，员工在“恐惧文化”下动作变形，出现截胡项目、窃取成果等乱象。

另据知情人士消息，Meta生成式AI副总裁Loredana Crisan将离职，加入美国设计软件巨头Figma担任首席设计官。

在上个月的财报电话会议上，Meta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声称AI已改善Meta的核心广告业务。Meta透露今年资本支出或高达7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171.3亿元)，其中大部分将用于建设数据中心和聘请AI研究人员。

一、6个月内4次重组，超级智能实验室拆成4大部门

根据前Scale AI联合创始人兼CEO、现Meta首席人工智能官Alexandr Wang周二发布的一份内部备忘录，Meta超级智能实验室(MSL)将拆分成TBD Lab、FAIR、产

品与应用研究、MSL Infra四个团队：

(1) TBD Lab：由Alexandr Wang领导，负责监督大语言模型，包括支撑其AI助手的Llama工具。Jack Rae、庞若鸣(Ruoming Pang)、余家辉(Jiahui Yu)、任鸿宇(Hongyu Ren)、孙培(Pei Sun)将分别负责不同的业务板块。

(2) FAIR：Meta内部AI研究实验室，已存在十多年，负责基础AI研究，专注于长期项目，由FAIR创始成员、今年春季重返Meta的Robert Fergus继续领导。

(3) 产品和应用研究团队：由前GitHub首席执行官Nat Friedman和前Safe Superintelligence联合创始人兼CEO Daniel Gross领导，将模型和研究应用到消费产品中。

(4) MSL Infra：将专注于支持Meta的AI目标所需的昂贵基础设施，由负责领导公司人工智能、数据和开发者基础设施部门的Meta副总裁Aparna Ramani执掌。

根据备忘录，通用人工智能基础团队即将解散，其负责人Ahmad Al-Dahle和Amir Frenkel目前“专注于战略性MSL项目”，并向Alexandr Wang汇报。前AI产品组负责人Connor Hayes已被调任负责社交应用Threads项目。

另据The Information此前报道，两位知情人士透露，TBD Lab将采用多负责人制：

谷歌前员工Jack Rae负责预训练阶段；

苹果前模型开发负责人庞若鸣(Ruoming Pang)主管实验室专属基础设施；

OpenAI前研究员余家辉(Jiahui Yu)领导多媒体内容生成研发；

OpenAI前研究员任鸿宇(Hongyu Ren)和谷歌前研究员孙培(Pei Sun)共同负责精调训练。

知情人士称，自从扎克伯格创建超级智能实验室以来，紧张局势就浮现出来。

由Alexandr Wang领导的团队专注于打造Meta前沿模型。新团队已讨论将Meta下一个AI模型“封闭化”。闭源模型会将其底层技术保密，而开源模型可供其他开发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构建。

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Meta斥资数十亿美元引进AI人才，一些老员工对新员工新生不满。

今年7月，Meta任命清华校友、OpenAI研究员、ChatGPT聊天机器人联合创始人赵晟佳(Shengjia Zhao)为首席AI科学家。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最近几周，赵晟佳在办公室外接待了Meta

的一些老AI研究人员和员工，在面试他们新职位的同时，赵胜佳还询问了他们过去的工作情况。

这是Meta近半年以来的第4次架构调整：5月其将生成式AI团队拆分为研究组和产品组；2月已调离两名工程负责人，改由Messenger主管洛雷达娜·克里桑(Loredana Crisan)接管产品，预示了后续变革。

根据公开报道统计，今年六月开始，Meta已从多个头部AI实验室直接吸纳核心研究员。

二、Meta人才流失严重，员工留存率仅64%

要知道，Meta曾汇聚顶尖AI人才，创立Perplexity、Mistral、Fireworks AI和World Labs等知名AI独角兽的核心团队几乎都来自Meta。

然而，随着AI热潮推动更强大模型的研发，更多人才流向OpenAI、Anthropic和谷歌等竞争对手。

前Meta首席计算机科学家Joelle Pineau今年离职，随后加入了加拿大AI独角兽企业Cohere。曾参与Meta开源大模型Llama研发的研究科学家Angela Fan最近离职，加入了OpenAI。

据知情人士透露，Meta生成式AI副总裁Loredana Crisan也将离职，加入美国设计软件巨头Figma担任首席设计官。

三位前Meta AI员工向外媒《福布斯》透露，近年人才流失严重。“他们曾拥有最优秀的人才却输给OpenAI……这是扎克伯格试图弥补的损失。”即便开出天价薪酬，这家社交媒体巨头仍在持续失血。

风投公司SignalFire五月报告显示，Anthropic员工保留率达80%，居行业之首，而Meta却只有64%(DeepMind 78%，OpenAI 67%)。

该报告还显示，2024年Meta是人才被挖角第二严重的科技巨头，仅次于谷歌。

近期Anthropic招募了Meta前首席研究科学家Laurens van der Maaten；企业AI公司Writer聘请Meta前高级研究科学家Dan Bikel担任AI负责人；负责AI伦理的Cristian Canton转投巴塞罗那超算中心。

据Business Insider报道，微软已列出重点挖角名单，并授权匹配Meta报价。LinkedIn调查显示，法国AI初创Mistral自2023年4月成立以来，至少有9名研究员直接来自Meta，其中2人是近三个月入职。

马斯克宣称xAI已从Meta挖走多名工程师，且未支付“荒谬的

在加入OpenAI之前，毕树超担任「YouTube Shorts」部门负责人，这是谷歌为下一代创作者与观众打造的重要战略产品，后被列为公司最高优先级项目之一。在此之前，毕树超还在谷歌任职6年，主要研究多阶段深度学习模型，优化谷歌广告业务，给谷歌带来了超过上亿美元的增量收入。

Huiwen Chang

Huiwen Chang于清华大学交叉信息学院(姚班)获得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博士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她于2015年在Adobe西雅图公司实习，并于2016年获得微软奖学金。之后加入谷歌，担任高级研究科学家。在谷歌工作6年后离职，全职加入OpenAI。

在OpenAI工作期间，她参与了创建GPT-4o图像生成系统，Google Research期间发明MaskGIT及Muse文生图架构。

Ji Lin

Ji Lin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硕士、博士均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曾先后在Adobe Research、OmniML和NVIDIA Research实习或工作。

高价”。据Business Insider报道，今年xAI已招募14名Meta工程师。

当然，Meta改名前曾涉及选举干预、虚假信息争议仍是其招聘障碍。Meta首席AI科学家杨力昆(Yann LeCun)曾向《福布斯》承认：“Meta正从形象危机中缓慢恢复……确实存在负面印象。”他未回应本次采访请求。

三、留存员工质量不佳，高薪挖来的研究员被嘲是“二流AI科学家”

但如今，在招募顶级AI研究员时，Meta的员工常被视作次选。

硅谷头部AI公司内部人士透露，近月前Meta员工大多未达其招聘标准。“我们或许会对扎克伯格新招的人感兴趣，但对现有员工已失去兴趣多年。”某前沿AI公司高管坦言。

“Meta就像科技界的华盛顿指挥官队(注：NFL橄榄球队)。他们为二流AI科学家支付超额薪酬，外界却因其高薪误认为这些人就是世界顶尖。”某AI初创公司创始人如此评价。

谷歌内部人士透露，自去年秋季以来从Meta招募的AI员工不足20人，同期谷歌整体AI招聘规模达数百人。

外媒认为，这种认知使得扎克伯格以9位数报价和近乎无限算力承诺挖角OpenAI及米拉·穆拉蒂(Mira Murati)新创公司Thinking Machine Labs的举动显得孤注一掷。

扎克伯格至少两次开出总值超10亿美元的多年薪酬方案，虽成功挖来十几名OpenAI研究员，但更多人选择拒绝，押注更高回报。

Anthropic CEO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透露，其员工曾拒绝Meta邀约，公司不会因此调整薪酬：“扎克伯格随机选中某人姓名，不代表其价值是同级别人才的十倍。”

Meta发言人瑞安·丹尼尔斯(Ryan Daniels)强烈否认存在人才问题：“事实显然不支持这种说法，但这不妨碍别有用心者散布谣言。”

四、末位淘汰、部门内斗，Meta内部存在“恐惧文化”

2013年12月，Meta成立FAIR人工智能实验室，由杨力昆领导，Meta一度被视为顶尖AI人才的理想雇主，一位Meta前研究员称之为“AI研究的黄金时代”。

2023年2月，Meta将AI研究整合至更侧重产品的GenAI团队，FAIR虽存实亡。“扎克伯格本不该削弱FAIR。”该研究员认为。Meta当时否认FAIR地位下降，称其将专注长期项目。

在OpenAI工作期间，他参与了开发了o3/o4-mini、GPT-4o、GPT-4.1、GPT-4.5、4o-imagegen及Operator推理框架。

Shengjia Zhao(赵晟佳)

根据领英简历，Shengjia Zhao在2022年6月加入OpenAI。他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曾获得过ICLR 2022杰出论文奖。在OpenAI工作期间，他参与了创建ChatGPT/GPT-4/4.1/o3等多个明星项目，曾任OpenAI合成数据团队主管。

Hongyu Ren(任泓宇)

Hongyu Ren曾任OpenAI研究科学家。他在2023年7月加入了OpenAI，此前曾在苹果、谷歌等公司工作过。他拥有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和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荣誉学士学位，曾获百度博士奖学金、苹果博士奖学金和Masason基金会奖学金。

在OpenAI期间，他参与了o3-mini、o1-mini，并是o1的基础贡献者；此外，他还是GPT-4o mini的负责人以及GPT-4o的核心

据Meta前高级研究员透露，GenAI团队成立后立即进入冲刺状态，员工熬夜赶工推出对话助手等产品。“我们基本上是从零开始，六个月内必须交付。”该团队从200-300人迅速扩张至近千人。

随着AI竞赛白热化，2024-2025年期间，Meta内部更趋混乱。两位前员工透露，Meta高管在技术路线上分歧严重，团队权责重叠，争抢功劳，有研究员3年更换7任主管。

元宇宙战略更被视为绊脚石，2022年底仍有研究员被调至前景不明的Horizon团队。“他们不知如何安置我们，幸亏GenAI成立才得以脱身。”

另有前研究员透露，员工须在半年考核中证明其业务水平，如模型采用其数据集或基准测试表现优异，否则面临淘汰。“人们开始划地盘，阻碍协作。”Meta发言人回应称该考核制度全公司统一。

今年7月，Meta前研究员泰伊门·布兰克沃特(Tijmen Blankevoort)在内部论坛发表长文《警惕Meta文化》，直指Meta存在“恐惧文化”，源于其绩效评估体系和“末位淘汰制”。

员工工作动力多是出于对被解雇的恐惧，而非对AGI使命的追求，这导致了内部抢地盘、截胡项目、窃取成果等乱象丛生。

他还提到在Meta的生成式AI部门，没有员工真心喜欢这里，也不清楚公司的AI使命是什么，团队缺乏愿景。

此外，Meta在4月发布的Llama 4严重损害Meta声誉，该模型因推理和编码能力欠佳广受批评，还被指控操纵基准分数(公司否认)。“Llama 4是一场灾难。”前研究员评价。

如今超级智能实验室的成立更引发员工对自身定位的迷茫。

面对扎克伯格的金钱攻势，竞争对手自诩以使命凝聚“传教士”，嘲讽Meta吸引的是“雇佣兵”。

OpenAI联合创始人兼CEO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在七月份内部信中写道：“我相信传教士终将战胜雇佣兵……Meta的做法会导致深层次文化问题。”

企业AI公司Writer CEO梅·哈比卜(May Habib)则认为：“科技巨头将AGI竞赛视为一场需要控制技术输出的雇佣军战争……我听到离职者描述的公司文化中，人性已然失落。”

某AI创始人观察到Meta出现“文化转变”：“我们更倾向招募传教士，所以无需也不具备开出20亿美元报价的实力。”

贡献者；他还领导了一支后训练团队。

Pei Sun

Pei Sun谷歌Deepmind Gemini后训练/编程/推理架构师，曾主导Waymo近两代感知模型开发。Pei Sun拥有清华大学学位，精通Matlab、C++、Python、LaTeX、Java等技能。

Jiahui Yu(余家辉)

余家辉在2023年10月加入OpenAI，任Perception team(感知团队)负责人。在此之前，他曾是谷歌DeepMind Gemini项目多模态的负责人。

他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计算机科学专业，并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师从Thomas Huang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深度学习和高性能计算。

在OpenAI期间，他是o3/o4-mini/GPT-4.1/GPT-4o共同创建者，曾任OpenAI感知团队负责人，Gemini多模态系统联合主管。

人员已到位，期待Meta接下来的研究。

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Meta挖来的华人学者。

Alexandr Wang

Alexandr Wang，又称汪滔，是Scale AI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入Meta后，领导Meta新成立的「Meta超级智能实验室」(Meta Superintelligence Labs, MSL)。

Alexandr Wang出生于1997年，父母都是物理学家。他自幼对数学和计算机编程充满热情。他在2013年入选美国数学奥林匹克集训队(Math Olympiad Program)，2014年入选美国物理奥林匹克国家队(US Physics Team)，并在2012年和2013年连续两年成为美国计算机奥林匹克竞赛(USACO)的决赛选手。在青少年时期，他还曾在问答网站Quora担任软件程序员。

Alexandr Wang曾短暂就读于MIT，期间也在高频交易公司Hudson River Trading担任算法开发员。2016年，他选择辍学，创立了人工智能公司Scale AI，该公司专注于为AI应用开发提供数据标注与模型评估服务。

Scale AI短短数年就发展成为硅谷最大的AI公司之一，因此

Alexandr Wang也一跃成为亿万富豪，26岁便被大家称为「下一个马斯克」。

扎克伯格对Alexandr Wang的评价颇高：

我认为他是同辈创业者中最杰出的一位，他对超级智能的历史性意义有着清晰的认识，并且作为联合创始人兼CEO，他将Scale AI打造成了一家高速发展的公司，几乎参与了行业内所有领先模型的开发工作。

毕树超(Shuchao Bi)

毕树超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此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统计学硕士学位，并成为数学系博士候选人。

在OpenAI工作期间，他是GPT-4o语音模式与o4-mini共同创建者，曾任OpenAI多模态后训练负责人。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核心方向：

构建更强大、更稳健的基础模型
推动科学与技术前沿发展，如学术研究、生物技术公司、企业级研发等。

通过工具使用与自博弈智能体(self-play agents)显著提升生产力